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四十五回 元帥重治爪哇國 元帥厚遇濃淋王

詩曰：北風吹落羽書前，酋首高從大纛懸。

瀚海此時堪洗甲，瀟江當日亦投鞭。

鬼方何用三年克，鍋宴齊歌六月旋。

自昔武侯擒縱後，功名復為使君傳。

卻說元帥吩咐把番王剝皮、剝肉、拆骨頭。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看貧僧的薄面，饒了他罷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國師吩咐，不得不遵。也罷，捉翻他打上四□大藤棍，問他今番敢也不敢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左右先鋒、左右兩哨副都督解上許多的人來。

第一宗是左護衛鄭堂、右護衛鐵楞。元帥道：「臨陣失機，軍法從事。」國師道：「這是王神姑的妖術所迷，理當輕恕。」元帥道：「雖然妖術所迷，也不免辱國之罪，各人重責二□棍。」各人領了二□，謝罪而去。

第二宗是那刺打等一千頭目，共有□三名。元帥道：「這些頭目都是助桀為虐的，一人剝他一千刀。」即時間，刀斧手把□三名頭目一個剝上一千刀。剝一刀，叫番王看一看。番王跪在那壁廂，到狼似過寒山的。

第三宗是左頭目蘇黎乞、右頭目蘇黎益。元帥道：「這兩個頭目曾經勸解番王，早上降書降表，番王不從，卻是知事的。」叫軍政司每人簪他一枝花，掛他一段紅。兩個頭目不肯簪花，不肯掛紅。元帥道：「你敢嫌我的賞賜輕麼？」兩個頭目說道：「小的怎麼敢嫌輕？只是主憂臣辱，理不當受。」元帥道：「還是知事。」叫軍政司各人賞他一副紗帽、圓領、角帶、皂靴，以表他夷狄之有臣。

第四宗是番王宮殿裡左右近侍、后妃、媵妾，共有五百名。元帥道：「家人犯法，罪坐家主。」與他們不相干，放他們回去，不得加害。」那五百口男男婦婦齊齊的磕上一個頭，一擁而去。國師道：「且慢去。」藍旗官即時攔住，叫：「你們且慢去。」卻又一齊轉來，一齊跪著。元帥道：「國師叫轉來，有甚麼話兒吩咐？」國師道：「這五百口人都是假的。」元帥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終不然又有王神姑的故事？」國師道：「王神姑還是撮弄的邪術，這些人卻原不是人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？」國師道：「你看就是。」即時叫過徒孫雲谷，取過鉢盂水來，輕輕的吸了一口，照著這五百個人頭面上一晒。只見五百個人就變了四百九□九個猴子，止有一個老媽媽兒，卻是番王的母親，倒還不曾變。國師道：「這一個卻是人。」天師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，早已有個天將把這些猴子一個一刀，四百九□九個，就砍做了九百九□八個。又是一場大蠟事。元帥叫過那個媽媽兒來，賞他一對青布，教他覓路而回。

第五宗到了咬海干。元帥道：「這畜牲是個禍之根，罪之首，也剝他一千刀。」番王道：「望元帥老爺饒他一命，姑容小的們這一次罷，小的即時回國獻上降書降表，倒換通關牒文，貢上禮物，再加土儀，以贖前罪，萬望元帥老爺寬恩！」元帥道：「我堂堂天朝，明明天子，希罕你甚麼降書降表。我天兵西下，拉朽摧枯，希罕你甚麼通關牒文。我中國有聖人，萬方作貢，希罕你甚麼禮物土儀。你這釜底游魚，幸寬一時之死足矣，何敢多言！」

第六宗就該到王神姑身上。元帥道：「取過金花二對、銀花二對、綵緞二表裡，賞與王神姑。」大小各官心上都有些不服，都想道：「元帥一日精靈，這一會兒就糊塗來了，怎麼一個王神姑反受賞？」只見王神姑受了金花、銀花、綵緞表裡，拜謝而去。番王高叫道：「潑賤婢，你把我賣得好哩！我教你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咬海干高叫道：「王神姑，我和你也做夫妻一場，你怎麼就閃我到這個田地！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。」馬公道：「元帥差矣！這等一個潑婦人，費了我們多少的事，今日反要賞他。前日國師已誤，元帥今日豈容再誤。」元帥問王爺：「這個還是該賞不該賞？」王爺道：「不該賞。」又問天師道：「這個該賞不該賞？」天師道：「於理本不該賞。只怕賞的不是王神姑。」又問國師道：「這個該賞不該賞？」國師只是閉了眼，還你一個不開口。元帥吩咐叫過王神姑來。王神姑搖搖擺擺而來，眾人恨不得吃了他的肉。元帥道：「你把那副披掛掛除了。」即時除下了那副披掛，哪裡是個王神姑。原來三寶老爺叫過夜不收來，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，正是教他假扮個王神姑。扮成了王神姑，卻才賺得咬海干住。有咬海干做了一對，人再不疑。卻才一村到一村，都是這個啜賺之法。左右先鋒、左右兩哨，老爺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，都是教他故意的追趕王神姑。到一村捉一村頭目，一直趕到殿上，捉住番王，卻才住手，都是這個前後相牽之法。馬公公看見王神姑是個夜不收假扮的，卻才心上明白，說道：「好妙計！我說一個王神姑反又受賞。」天師道：「我說只怕賞的不是王神姑。」國師也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虧你們好猜也。一個王神姑已自踏做了一塊肉泥，怎麼又會轉世？」哪一個不說道：「此計妙哉！」哪一個不說道：「真好元帥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眾人之功，亦不可誣。」叫軍政司過來，論功頒賞有差。大設一席筵宴，著都馬板傳酒。酒罷，吩咐開船。道猶未了，只見兩人兩騎飛奔而來，高叫道：「寶船慢開哩！」塘報道：「來者何人？快通名姓。」來將道：「我們爪哇國國王親隨護衛官左右頭目蘇黎乞、蘇黎益是也。」塘報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二頭目道：「特齎降書降表、土儀禮物，贖取國王。相煩長官通報一聲。」塘報官通報元帥。元帥吩咐道：「不受書表，不受禮物，左右頭目不許相見。」左右頭目跑在沙灘之上，再三哀告。王爺道：「既是來意懇懇，且叫他上船來，看是怎麼。」老爺卻才許他上船。遞上降表，老爺不受。遞上降書，老爺不受。遞上禮物單，老爺不受。王爺接過單來看一看，只見單上計開：

溫涼牀一張，金花帳一副，龍鱗席一牀，鳳毛褥一副，玉髓香二箱，瓊膏乳二瓶，頻伽鳥一架，紅鸚鵡四架，白鸚鵡四架，白鹿脯四甕，白猿脂四甕，極榔二匣，蠶吉補□盤，蝦蟆酒□壇，桃榔酒□壇，柳花酒□壇。

老爺道：「禮物也不受。」左右頭目再三哀告。老爺道：「非干我們不受，只因你這國王惡極罪大，不容於死。我這如今扭械了他，送了我天朝，明正其罪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王爺道：「國王之罪雖重，左右頭目之情可哀。元帥做個活處罷！」老爺道：「難以活處。這等的惡人，當即時梟首。但殺之似涉於專，故此械送他到京師。那時節生殺憑在咱萬歲爺處。」王爺道：「械送到底是個威劫，不如得一段，心服，才是個長策。」老爺道：「若論心服，就要他親自到我天朝謝罪，書表禮物，悉憑在他。」左右頭目道：「小的們情願護送國王親自朝貢，不致疏慢。」王爺道：「有何所憑？」左右頭目道：「小的們供下一紙服狀在元帥處，倘有虛情，甘當受罪！」王爺道：「這個也通得。」左右頭目即時見了番王，細說前事。番王道：「我情願供招，又敢再違拗？」一會兒，供上一紙服狀來。元帥讀之，說道：

供狀人爪哇國國王都馬板，同左頭目蘇黎乞、右頭目蘇黎益，供為朝貢事：某僻處一隅，罔識天高地厚；懵生半百，不知日照月臨。一不合無故要殺南朝天使一人；二不合無故要殺南朝從者百七□人；三不合恃強吞滅東國國王，並二為一；四不合天兵壓境，負固不賓，提師抗拒。有此罪惡，積累如山。荷蒙元帥寬恩，開示愚頑生路。自今以往，捨舊從新；獻歲以來，改惡為善。單于之頸，願繫關門；可汗之頭，不難太白。敢有疏慢，立受天誅。所供是實。

元帥接了供狀，叫過番王來，說道：「你今番卻不知死麼？」番王道：「小的知死。」元帥道：「饒你一命，你年年納貢，歲歲稱臣，還不在話下。你須即時收拾，親自朝貢天朝，我朱皇帝赦你死罪，你才得生。你自今以後，敢有半點差池，我教你碎屍萬段，剝骨熬油，你才認得我元帥哩！」番王嚇得只是抖戰，連聲答應道：「小的曉得了，小的曉得了。」又叫過左右頭目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們既做個頭目，須要教你番王為善，自古到今，有中國才有夷狄。中國為君為父，夷狄為臣為子。冠雖敝不置於足，履雖鮮不加於首。你自今以後，敢有故違，我拿你這些番狗奴，如泰山壓卵，你曉得麼？」左右頭目就磕上一千個頭，說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又叫過咬海干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這番狗奴，只曉得持叉仗劍，擾亂四鄰。你今日也把我天朝大將當個甚麼人看承？敢如此倔強無禮！你這個禍根苗，就剝一萬刀也還是少的。叫刀斧手來，拿他到船頭上去，一刀兩段，祭了海神，我們開船。」番王和

左右頭目自家討饒且不及，誰敢與他乞饒？只得抱頭鼠竄而去。咬海干拿到船頭上，一刀兩段，屍首丟在海裡去了。

寶船齊開，一路前行，經過一個地方，叫做重迦羅。這個重迦羅也當不得一國，只當得個村落。四面高山，離奇聳絕。其中有一個石洞，前後三門，石洞中間可容二三萬人，頗稱奇絕。有一個年高有德的老者，頭上一個頭髮髻兒，身上穿一件單布長衫，下身圍一條稍布手巾，接著寶船，送上：

羚羊□隻，鸚鵡一對，木綿百斤，椰子百個，秬酒□尊，海鹽□擔。

老爺見他風俗淳厚，人物馴良，又且來意懇懇，吩咐軍政司收下他的禮物。卻又取出一頂摺巾、一件海青、一副鞋襪，回敬於他。老者拜謝而去。

寶船又行，一行數日，經過許多處所；一處叫做孫陀羅，一處叫做琵琶拖，一處叫做丹裡，一處叫做圓嶠，一處叫做彭裡。這些處所看見寶船經過，走出無萬的番人來。一個個蓬頭跣足，醜陋不可言。都來獻上禮物，卻是些豹皮、熊皮、鹿皮、羚羊角、玳瑁、燒珠、五色絹、印花布等項。老爺道：「你這禮物都從何處得來的？」眾人道：「實不相瞞天使老爺說，小的們不幸生於夷狄之國，無田地可耕種，朝不聊生，只得擄掠些來往商貨，權且度日。今日幸見天使，如撥雲霧而睹青天，故此聊備些薄禮，少申進貢，伏乞天使老爺海涵。」元帥道：「智士不飲盜泉之水，君子不受嗟來之食。你這不義之物，我怎麼受你的？只你們這一念歸附之誠，卻也是好處。我這裡總受你一匹布。古語有云：『陽春佈德澤，萬物生光輝。』你們今日朝不聊生，還是我們德澤之未布。」眾人驚服，號泣而去。寶船又行，一行數日，卻又經過一個小國，名字叫做吉裡地悶國。夜不收道：「此國田肥穀盛，氣候朝熱暮寒。男女斷髮，穿短衫，夜臥不蓋其體。凡遇番船往來停泊於此，多係婦人上船交易，被其淫污者□死八九。」老爺道：「如此惡俗，叫過酋長來，杖五條。」吩咐他道：「男女有別，人之大倫。你做個酋長，怎麼縱容婦女上船交易，淫污人？我這裡杖你五條，你今後要曉得人之大倫有五，不可縱他為非。」酋長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小的今番曉得了。」這都是三寶老爺用夏變夷處。寶船又行，一行又是數日，卻到了一國，這個國是大國。寶船收入溝口，其水味淡。老爺甚喜，吩咐石匠立一座石碑，刻「淡溝」二字於其上。至今名字叫做淡溝。夜不收回覆說道：「這一個國水多地少，除了國王，止是將領在岸上有房屋。其餘的庶民俱在水簾上蓋屋而居，任其移徙，不勞財力。」老爺道：「叫做甚麼國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番名淳淋國，華言舊港國。」老爺道：「土地肥瘠何如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田土甚肥，倍於他壤。欲語有云：『一季種穀，三季收金。』這是說米穀豐盛，生出金子來。」老爺道：「民風善惡何如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國人都是南朝廣東潮州人，慣習水戰，侵掠為生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港裡閃出一隻小船來。船頭上坐著一員番將：

臉玄明粉的白，手肉蓀蓉的紅。倒拖巴戟麥門冬，虎骨威靈三弄。怕甚白荳蔻狼，怯甚赤荳蔻凶。殺得他天門不見夜防風，釀亂淫羊何用。

塘報官遠遠的吆喝道：「小船不得近前，先通名姓。」番將道：「小的原籍廣東潮州府人，姓施名進卿，全家移徙在這裡。今日幸遇天兵，特來迎接，並沒有半點異心。敢煩長官和我通報。」塘報官道：「你小船稍遠些，待我和你通報。」施進卿道：「我這裡止是一主一僕，並無外人。人官，你不必多慮。」塘報官傳言，藍旗官報進中軍帳上，元帥吩咐叫他上船來。施進卿見了元帥，行了禮，說道：「小的原籍是廣東潮州府人，姓施名進卿，洪武年間，遭遇海賊剽掠，全家徙移在這裡。回首神京，不勝瞻仰！今日幸遇天兵下降，三生有幸，特來奉迎。」老爺道：「你敢是個陽順陰逆麼？」施進卿道：「小的隻身獨自，內無片甲，外無寸兵，縱欲陰逆，其道無由。」老爺道：「你雖不是陽順陰逆，也決定是個公報私仇。」施進卿吃了一驚，連忙的磕一個頭，說道：「老爺神見！」老爺道：「是個甚麼事？」施進卿道：「只因小的有一個同鄉人，姓陳名祖義，為因私通外國事發之後，逃在這裡來。年深日久，充為頭目，豪橫不可言。專一劫掠客商財物，國王也禁他不得。有此一段情由，故此先來報上。」王爺道：「這還是個公惡，比公報私仇的還不同些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國叫做甚麼國？」施進卿道：「華言舊港國，番名淳淋國。」老爺道：「國王叫甚麼名字？」施進卿道：「叫做麻那者巫裡。」老爺道：「前日朝廷賜予他一顆印，你可知道麼？」施行卿道：「小的知道。洪武爺朝裡，國王恒麻沙那三次進貢，三次得我們南朝大統歷，得我們南朝文字幣帛。」老爺道：「是了，你且迴避。陳祖義即時就來，我這裡有處。」施進卿去了。老爺叫過左護衛鄭堂來，傳出虎頭牌一面，前往淳淋國招安，敢有半個抗違，大兵攻之，掘地三尺。

鄭堂領了這面牌，逕到淳淋國，傳示國王及諸將領。國王同各將領接著這面虎頭牌，牌上說道：

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統兵招討大元帥鄭，為撫夷取寶事：照得天朝歷代帝王傳國玉璽，從秦漢以來，遞相授受，歷年千百，未之有改，卻被元順帝白象馱入西番。盛德既膺天眷，宗器豈容久虛。為此，我今上皇帝欽差我等統領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前下西洋，安撫夷荒，鞠問玉璽等因。奉此牌，仰各國國王及諸將領，如遇寶船到日，許從寶呈稟玉璽有無消息，此外別無事端。不許各國因緣為奸，另生議論，致起爭端。敢有抗違，動干天憲，一體征剿不恕，須至牌者。

國王讀了虎頭牌，說道：「我父子受朱皇帝大恩，久不能報。今日天使降臨，快差一員將領前去迎接。我隨後寫下降書降表，備辦進貢禮物，親自拜見元帥，留住他在這裡久住些時候，款待他一番，才是個道理。」道猶未了，早有一個將領，偉貌長身，全裝環甲，應聲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先去迎接天使。」國王起頭看來，只見是個南朝人，姓陳名祖義，現任左標沙胡大頭目之職。國王道：「美不美，鄉中水，親不親，故鄉人。正好你去。」

陳祖義辭了番王，駕一葉小舟，同鄭護衛前來迎接。見了元帥，行了禮。元帥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陳祖義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原籍廣東人，姓陳名祖義，現任淳淋國國王位下左標沙胡大頭目之職。」他看見元帥顏色有些不善，又奉承兩句，說道：「元帥不必見疑，適才本國國王還有些二三其志，是末將細細的勸解他一番，他才不開口，故此末將先來迎接，正所以堅我國王之心。」元帥道：「左右在哪裡？你和我把這個堅心的捆將起來。」陳祖義慌了，高叫道：「人來投降，殺之不祥。怎麼反捆起小的來？」元帥道：「你在我中國私通外國，依律當斬。你在这外國劫奪營生，強盜得財，依律當斬。你有兩個頭也還是該死，莫說只是一個頭。」陳祖義說道：「元帥，你屈了我這一片好心腸也。」元帥道：「你來接我，還是個公報私仇，有個甚麼好心腸哩？」嚇得陳祖義啞口無言，心裡想道：「我南朝有這等一個通神的元帥，把我心肝尖兒上的事都托實了。」元帥吩咐帶過一邊，待等國王相見之後，取來梟首。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淳淋國國王見。」元帥吩咐請進來。相見已畢，國王遞上降表一封。元帥受下，吩咐中軍官安奉。又遞上降書一封，元帥受下，拆封讀之。書曰：

淳淋國國王麻那者巫裡謹再拜，奉書於大明國欽差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；側聞中夏外夷，分懸冠履。內尊外攘，籌屬秦檜。矧我淳淋，每沾眷注。大統有歷，文幣生榮，在先皇已銜恩於九地；印篆授輝，輿馬增重，在卑末益借庇於二天。捧日月之光，寒移雪海；沐靈雨之澤，春入花門。幸接臺光，不勝雀躍！用伸尺素，伏乞海涵！某無任激切惶懼之至。年月日，某再拜謹書。

元帥讀完了書，說道：「書中之言，足證賢王不背本國。」

王又遞上一張進貢的草單來。元帥受下，開來一看，只見草單上計開：

神鹿一對（大如巨豬，高三尺許，前半截甚黑，後半截白花，毛純短可愛，止食草木，不食葷腥），鶴頂鳥一對（大如鴨，毛黑頸長嘴尖，其腦骨厚寸餘，外紅色，內嬌黃可愛，堪作腰帶），火雞一對（頂有軟紅冠，如紅絹二片，渾身如羊毛，青色，其爪甚利，傷人致死，好食火炭，故名，雖棍棒不能致死），琉璃瓶一對，珊瑚樹一對，崑崙奴一對（能踏曲為樂），血結二匣（治傷妙藥），薔薇水二壇，金銀香二箱（其色如銀匠飯花銀器黑膠相似，中有一白塊，好者白多，低者黑多，氣味甚冽，能觸人鼻），臘腦臍五□（其形如狐，走如飛，取其腎以浸油，名臘腦臍香）。

元帥看了草單，說道：「多謝厚禮。本不當受，但蒙國王真心實意，不敢不恭。」一面吩咐內貯官照單收拾禮物，一面吩咐安

擺筵宴。國王又遞上一個禮單，說道：「外有不腆之儀，奉充軍餉。」元帥道：「公禮之外，一毫不受。」國王再四再三哀告不已。元帥接過草單來看，見單上有白米一百擔，受此白米足矣。吩咐軍政司收了他一百擔米。白米之外，一毫不曾受。即時筵宴齊備。大宴國王，國王不用一毫肴品。元帥道：「賢王怎麼不用肴饌，有何高見？」國王道：「卑末不火食。大凡火食，則本國大荒。」元帥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國王道：「元帥既不准信，還有一件事，也是個大禁。」元帥道：「還有個甚麼大禁？」國王道：「卑末又不水浴。大凡水浴，則本國大潦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賢王終不然不食、不浴？」國王道：「食的止是沙糊，浴的止是薔薇露。」天師在座上把頭點了兩點。元帥吩咐軍政司取出帶來的袍笏、鞍馬各一副，回敬國王。國王拜謝。元帥吩咐帶過陳祖義來。國王看見鎖械了陳祖義，心上吃了一驚，又不敢動問。

不知元帥取過陳祖義來，怎麼處置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